

春天,去贵州北部的茶乡湄潭县,写诗的小刁请我去县城里的书店和读者见个面,我答应下来。心里说,县城里的实体店书店,能维持至今,尤其是经历了三年的疫情,实在是来之不易的。应该去看看,哪怕只是单开间门面的一个书店,只和县里

面十几个文友见见面,也可了解和体验到基层书店的情实。

之所以会这么想,是因为七年之前,长篇小说《孽债》的英文版,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书店举行读者见面会,书店老板对提前到达的我说,现在走进实体书店的读者越来越少,一会儿时间到了,我们团团围坐在一起,你简单介绍下这本书的情况,我们上些咖啡,聊一聊就把这仪式完成了。

说着,他还指了指挨着书架放叠的十来把折叠椅和一个小圆桌,表示准备工作都做好了。

翻译还补充介绍,澳大利亚本国作家的新书发布、读者见面会,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格式。

我便有了心理准备,所谓见面会,其实就是走个形式。

仪式还没正式开始,书店内外就挤满了读者,绝大多数都是在悉尼的中国人,走进书店来都纷纷像老朋友似的和我打招呼,惊讶的主办方老外和书店老板忍不住分别对我说,没想到你在悉尼有这么多的朋友!

我只能据实相告,我都不认识他们,他们只是我的中国读者,主要是两部分人,一部分曾经当过知青,另一部分都是上海人。他们都在和我热情地打招呼时说,是在媒体上看到消息以后,特意赶来捧场的。不少人家里有中文版原著,现在听说英文版出了,买一本回去,对比着读,对一家人熟悉英语也有好处。

今天要去湄潭县城书店,既不会有上海读者,更不会遇见老知青,

场面上凑得齐十几个人吗?我在心里暗付。

正如我预料的,坐落于县城市中心太阳广场的书店门面并不大,上海人习惯的说法是“单开间

## 贵州最美书店

叶辛

门面”的小店。说得全面一点,是“转弯角子上单开间门面的小店铺”。

走进门去,店里面所有的灯光瞬间就像拍电影似的全打开了,我还没想明白是有人发出了指令,还是书店内装了感应

的灯光,只见一条长长的通道直通书店深处,在前方还分成两条岔道。

一路信步走去,只见两旁的墙上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架,放满了厚薄薄、大大小小、各种开本、各种色彩的书。陪同我的小刁说:书店里放有600万册书,每年被走进书店选书的读者翻烂了损毁的书,高达20多万册。

我想问这损坏的书谁来赔?没问出口。

花了半个小时把上下两层两千几百平方米的书店逛了个遍。嗨,书店里不仅满是书架,还有供读者随意翻阅的书摊,还有方便小学生读书做作业温习功课的单间,单间里配有多种插头,是周六吧,有高中生在里面看电脑。转了个弯走进和读者见面的会议室,里面坐满了读者,有比我年长的八九十岁的老人,还有十几个小学生。刚在位置上坐下,就有门市经理来说,叶辛老师,为了这次见面会,我们从书库里找出来的100多本你的书,刚才你进门时放在架子上的,全卖光了,读者们要求你给他们签个名。

我一面点头同意,一面说,谢谢谢谢,你们费心了。进门时陈列着我书的那个架子,我停下来细看了,都是近十多年里再版和新的版本,刚出版的《晚秋情事》和《婚殇》,反而没有。

参加完见面仪式,为

100多位读者签了名,走出书店,已经时近黄昏。县城中心的太阳广场上,仍是人流不绝。有一辆出售樱桃的三轮车刚停下来,就有警察上来劝他快走,说这里车流拥堵,不能做买卖。

走出书店,回首再看一眼这家书店,我要记住书店的名字。

安泰图书超市。是它的正式名字。在我心目中,它再不是一家单开间门面的小书店,而确实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图书超市。

在转身告别图书超市的那一瞬间,我看见门旁墙上的一块不大的牌匾,原来这是贵州省委宣传部经层层评选,授予安泰图书超市的荣誉,牌匾上醒目地写着:贵州最美书店。我觉得这是实至名归的。

几年前的一个仲夏日,我参访湖州吴兴的赵孟頫纪念馆,再去苕溪之畔,赵孟頫所建的莲花庄旧址,立时被被水环绕、荷开云锦和亭台错落的园景所吸引。此地因梁·柳恽《江南曲》中有“汀洲采白苹”一句,唐时被称为白苹洲,白居易亦有《白苹洲五亭记》的散文传世。我倒是认真拜读了,方知白居易并未亲临此地,而是受朋友“絳书賚图”所托才动笔写的“记”。这在文学创作史上并不鲜见,仅举一例:名篇《岳阳楼记》的作者范仲淹,并未亲临实地,也是受好友滕子京《求记书》并附图所托而作,却无碍文思奔发,下笔有神。而白居易的《白苹洲五亭记》,不仅为苕溪一带风光千古增胜,也和晚生近500年的赵孟頫颇为“投缘”。

莲花庄清末即已荒圯,今人所见,乃1986年重建的产物。其山水石景、树木楼台颇具景观设计之妙。尤其在占莲花庄总面积三成多的水景方面,洲渚小屿、水榭曲槛的点缀与湖光相映,煞是虚灵。而在人文景观方面,亭廊花石、轩阁匾多以

吴德铭1971年生人,字漱石,安徽六安人氏。师从画僧懒悟法师高足,画家、诗人贺泽海先生,并同时随著名诗人学者项文谟先生学习诗词。

懒悟的丹青,流淌着新安画派的血脉。他的画,简言之,恪守了新安画派“气韵萧寒”的艺术追求。也许,他可归入清初弘仁、石溪、八大、石涛四画僧之后,与我们同时代的“最后一个画僧”了。而吴德铭则是画僧懒悟法师在新世纪、新时代的一缕绵延不绝的绕梁余音。

作为懒悟法师的再传弟子,吴德铭的山水画特别感动我的是,懒悟法师给时代留下的并不只是“最后一个画僧”远去的寂寞背影,而是一道仍在艺术大地流淌的清溪。一个并不声名煊赫的画学是如何在一个动荡时代支撑和传承下来的,它像皖南大地无数老建筑一样,该深藏着如何美丽动人的故事……

作为再传弟子,吴德铭继承了懒悟艺术的文化精髓,以画参禅,以画悟道。这



赵孟頫书法、绘画的碑刻和集字穿插其间,如“松雪斋”“鸥波亭”“大雅堂”“集芳园”“晓清阁”等;再辅以管道升(赵孟頫夫人)、王蒙(赵孟頫外甥)等艺术元素与之连缀系合,公认为江南园林之名迹。

前不久我又去了湖州治下的南浔,南浔最有名的景点为南栅万古桥西的小莲庄,系清人刘镛(字贯经)的私家园林,家庙及义庄所在。虽然这并非我第一次游此庄,却无意中得知“小莲庄”系刘镛出于仰慕赵孟頫、承“莲花庄”之意而取的名。刘镛何人?许多初来小莲庄的游人恐受某电视剧的影响,误以为是乾隆年间的大臣刘墉(刘罗锅),实际上二者相距100余年。这位带“金”字旁的刘镛,确实名副其实,乃南浔“四象”(另有张頌贤、庞云曾、顾福昌)之首。民间“四象八牛”之谓,即指清光绪年间出现在湖州南浔民间及江浙一带的富商:拥有百万两左右身价的称为“牛”;拥有千万两左右家产的称为“象”。刘镛的家产达两千万两之巨,什么概念?儿近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

的三分之一。刘镛并非“富二代”,他14岁辍学,15岁在一家绸布庄当学徒,属于寒门子弟。他的发家致富,一拜当时五口通商的便利条件,把握住了时机,通过倒腾家乡的湖丝完成了原始积累。后又侥幸取得盐业的运销经营权,这才实现了身家的巨大飞跃。小莲庄正是在刘镛准备养老退隐之际,与儿子刘锦藻接力修建的私家园林,1885年营建,历时四十年才完工。是时,刘镛已去世35年。

这里便有个问题:刘家先人既非赵孟頫的世交或亲戚,刘镛本人亦非书画家或官僚出身,怎么就那么仰慕赵孟頫呢?我查找了不少资料,发现均语焉不详,多笼统地以“刘镛因仰慕赵孟頫而建小莲庄”一笔带过。在此,我想尽可能以符合其内在逻辑的事实经纬作如下推断:

一、刘镛致富后,曾拨出巨款给自己捐了个四品虚衔,虽无实权,却便于周旋官场,打通关节。而家乡先贤赵孟頫曾官至一品,被遇五朝和推恩三代的荣耀,无疑令刘镛钦仰不已;

二、赵孟頫非但官大,还是湖州史上罕有其匹的大艺术家、大才子和一代宗师,故吴兴的莲花庄还有一个别称,叫“学士庄”。刘镛虽为巨贾,但以那年头立身处世的普遍价值观而

## 山水有清音

——读吴德铭的山水画

毛时安

也是中国山水画山水诗看似虚无却是最本质的存在。我在论及山水画时,经常引用南朝宗炳的《画山水序》中之句:“山水以形媚道”。就是说山水以其形式形态亲近、传达大自然和人存在的本源之“道”,消解主客体对立,实现天人合一的无我之境。中国的山水画是和老庄哲学最为息息相通的艺术,是文化哲学的艺术延伸。老子则说:“道之为物,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,其中有象。恍兮惚兮,其中有物。”吴德铭山水画,无论是崇山峻岭的鸿篇巨制,还是眼前一茅舍、一湾流水,几株老树信笔所致的册页扇面,无不透露着一股野逸、闲散、独立遗世的自在。从而让我们领悟到山水在大自然中的本真的“无人态”,现代人向往的心灵“诗意栖居”的所在。夜深人静,在一天的紧张忙碌之后,站在

吴德铭的画前,你会感受到山水的宁静和超然化外的旷达。

西晋左思《招隐》诗云:“非必丝与竹,山水有清音”。辛弃疾《水调歌头·醉吟》亦唱道:“谁要卿料理,山水有清音”。从懒悟到吴德铭,我听到了新安山水的一路清音。历代画家各自从自己的审美趣味、笔墨特长出发,留下了神采各异的心目中的徽皖江山胜景。浙江的枯庾淡逸冷韵清响,颯残的草木华滋浑厚气势,石涛的心灵抒发滋润秀美的千变万化,直至近代大家黄宾虹的浓重黝黑雄奇磊落、奥境奇僻的兴会酣畅其间或空灵或质实,或粗头乱服或衣冠楚楚,或出之以静或展之以动,或凝神默想或移步换景。新安山水已经成为艺术家笔下随时间而徐徐展开的长卷。

作为新安画派杰出的当代传人之一,吴德铭正年富力强,创造力旺盛勃发的大好生命时段。十年面壁图破壁,他的山水画艺术创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期待他不断努力,以源源不断的新的佳作,让新安山水的清音不断拨动我们的心弦。



广才义赍伯喈 李旺婉言解释 扫松 (设色纸本) 朱刚

言,想必对自己早早辍学是抱有极大遗憾的。故把学富五车、堪称人中凤麟的赵孟頫视为精神偶像,便属自然而然之事。小莲庄的“小”字和看似平常的门口,一方面足见刘镛行事风格的低调;另一方面也表达出其对赵孟頫的谦卑恭敬之情。

这是一座怎样的园子呢?入园即见偌大的一座荷花池,广约十亩,和莲花庄一样,占据整个园景的中心位置。正逢初春时节,园中蜡梅和红梅含芳吐菡,竞相盛开,却见一片断梗残荷,如直木曲铁,参差交缠,萧疏如画,却也临近下一季的复苏。周遭依地形叠石成山,移步换景,曲径回转,使得观其设置大半须绕池而行。沿池所见,亭台楼阁、古藤松柳,兼有刻录王元治、袁枚、梁同书等人墨迹的深刻长廊。南岸一座“退修小榭”,寄寓了主人不事张扬、悠游林下之心曲。西岸的“净香诗窟”,便是当年刘家与一千文人墨客诗文酬唱、风雅寄怀之处。至于其他各景,均显得那么精巧玲珑、迥迤有致。

赵孟頫出走京城为官,后返乡十余年(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)后,再度出走京城,直至暮年而返。家乡吴兴莲花庄的荷池,想必常在念中。刘镛商战上海,终成一代巨富,衣锦还乡之时,栽莳凿池、设立家庙,以期安度晚年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他们虽为隔代人,亦非同行,却似良深私淑。在注重精神颐养的文人旨趣和进退有据的人生度量方面,可谓殊途同归。两处莲庄,既有风荷退举的呼应;又有夏沁月明的共境,相对而言,都不再是孤立的风景。

们学牛的样子,将身子泡在水里,双手撑住水中的鹅卵石,双脚在水中乱踢,溅起无数水花,头发上瞬间挂满水珠。我们就这么玩着,泡着,直至双唇发紫、暮色来临。

时间的风从遥远的童年吹来,后坑溪里的风一年年地吹。当我回到老家时,发现风吹跑了它原来的样子,它已经改道贴着山脚走了,那个个清凉的小水潭随着河道的改造都没了。

现在的孩子都在淋浴房里冲澡,在手机上玩游戏,再也看不见他们跟我们当年那样赤脚跑到溪坑里去泡澡了。

## 十日谈

初夏故事 责编:吴南瑶

杨梅是初夏的使者,它的登场引领着百果飘香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

母鸡带着毛茸茸的小鸡在天井里转悠,奶奶坐在堂前的竹椅上,眯着眼睛盯困,手上的蒲扇不时地轻摇几下。

我和妹妹打开后门,一股热风旋来。我们蹑手蹑脚来到大伯家的葡萄架下,抬头找葡萄,一串,两串,三串,我们数着架子上的葡萄,青绿的葡萄米粒般大小,还不能吃,只能馋馋地放弃。

离开后院,沿着稻田,穿过田塍,我们向后坑溪走去。静默,生长,接受阳光的抚摸,这是稻禾的姿态。溪畔田野的排排电线上,站着一队队整齐的燕子,它们有的盘旋低飞,将新泥啄回家,筑巢;有的将虫子捉回家,哺育乳燕。我们顺手从田塍边拔几根草心,打一个草结,戴在手指上,这是我们与大自然之间的婚约戒指,没有

珠光和宝气,逸着淡淡的青草味。

后坑的溪水源自里面村庄的高山。溪坑不宽也不深,每隔一段路,便有一个小水潭,水潭两边砌着鹅卵石,整天湿漉漉的。茂密的水草从鹅卵石缝里伸出来,招摇着蜻蜓和蝴蝶。水潭是我们夏天洗澡和洗衣服的地方。水潭上方是水坝,后坑溪上有数个水坝,白花花的水使后坑溪有种沉静中的灵动。遇上汛期,后坑溪水位猛增,使我们常常枕着水声睡觉。

溪岸上栽着两排高大的麻栗树和泡桐树。夏天,麻栗树上栖着拇指指甲大小的麻栗虫,它们背部长着黑褐色的硬壳,飞舞时悄无声息。“阿姐,我爬上去抓麻栗

虫,你托我一把。”妹妹会爬树,我不会。妹妹脱下凉鞋,呸地吐一口口水到掌心,双手摩擦一会儿。我将她托到树上。她双手抓住树干,身子啪啪地往上攀,猴子般机灵,爬到半腰处,用手掌轻且快地罩住两只

## 儿时度夏

孟红娟

趴着的麻栗虫。然后一扬手,快速地从树上溜下来,穿上凉鞋。手心里握着麻栗虫,痒痒的。我们飞快地往家里跑。问奶奶要来棉线,用棉线将麻栗虫的细脚牢牢地绑住,往外一扔,麻栗虫飞起来了,但棉线在我们手上,它飞不高,跌到了地上,在原地转圈,发出吱吱吱的声音。母鸡看到地上的麻栗虫,好奇地去啄。我们提着麻

栗虫,看它飞,逗它爬,玩厌了,才解掉手中的棉线,麻栗虫噙地一声,从天井里飞走了。

傍晚时分,火红的云霞染红了半个天,无数红蜻蜓在空中群舞。我们又穿过田塍小道,来到后坑溪。溪水约膝盖深,在这里洗澡、洗衣,大人不会担心。这时的水潭里总是泡着一头水牛,露出牛头和漆黑的脊背线,嘴里吐着白沫。一群苍蝇停在牛背上,水牛只得不停地用尾巴左右甩动,但密密麻麻的苍蝇总是甩不走,看得人眼睛发酸。

我们走到上游的水潭,水潭边开满了粉紫色的野花,上面栖着身子极细的小蜻蜓,用食指和拇指一捏,就抓住了,蜻蜓的细爪开始乱舞。手指一松,它们就灵敏地飞跑了。我